

## 序与跋

## 历史·生命·诗

子张

1979年下半年,我进入泰山脚下的师专中文系不久,有两件与现代诗歌相关的活动令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朗诵诗人、七十多岁的山东大学教授高兰先生来校,在听了我们同学朗诵的《哭泣女苏菲》之后,鹤发童颜、温和可亲的老先生也以低沉的嗓音作了朗诵示范,动情之处,泪水渗出眼角;另一件是文艺理论课刘凌老师组织讨论1976年的“广场诗歌”现象,我听大家多从政治、内容角度谈,就着重讲了自己对这次公众诗歌运动所用诗歌形式的看法,只不过停留在模糊印象层面,无法深入下去,故而会后刘凌老师命我将发言整理出来竟不可得。

除此之外,我印象中还有当时“诗歌热”的种种迹象,比如系内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活动,印象最深的就是听瞿弦和朗诵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我自己也在本年级晚自习朗诵会上第一次“念”了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稚嫩在所难免,在我,那却是在公共场所登台亮相的第一次。那时班里同学大都订刊物,我订的就是《诗刊》。有一次文学社征文,我还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写了一组自由诗参赛,给了个“一等奖”——其实并没有写好。

回忆这些事,似乎有为后来混迹于“新诗研究会”寻找理由的嫌疑。不过这大约也的确是庸人的一般思路,人是有这种寻根问祖的天然倾向的,我亦难免。好在借此可以梳理一下来路,也并非全无意义。

毕业之后,先当了几年中学语文教师,继续写一点诗文,又因为结识了前辈诗人吕剑先生而进一步贴近了“诗”,不过都远未达到真正的自觉状态,更远在当时波翻浪涌的“新诗潮”之外。直到1985年暑期之后调回泰山脚下的母校,前度学子如今变身为“现代文学”青年教师,才算走上“专业”或曰“学科”的正途。这段时间,一方面零零碎碎地回头复习新诗的模糊面目,另一方面因为吕剑先生以及校外几个热心于写诗朋友的感染让我开始关注热闹的“诗坛”。诗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诗写得多且认真了,又以通讯的形式对吕剑新作《凤鸟之梦》作了解读。吕剑收到我的信,很是认同,就连同他的回信一起寄给了济南桑恒昌主编的《黄河诗报》,发表了。应该说,此前此后围绕吕剑诗作写的一些信,是我对当代诗歌进行评论的开始。

比较正式地撰写现代诗的论文是在1987年。因为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当年年会确定的主题是王统照、李广田研究,我斟酌一番,决定以《作为现代诗人的李广田》为题写篇论文。我第一次对一位比较重要的现代诗人做出尽可能细致的考察,最后提出了我的看法,即作为诗人,李广田在最后的“被迫牺牲”之前,还有一个在“狂热中”首先牺牲了自己的“诗”的悲剧。在会议中,刘增人老师介绍我认识山东师大吕家乡先生,而此文即受到吕老师的热情肯定;后来文章发表,又很快为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全文复印。这算是我第一篇受到学术认可的现代诗学论文吧?

那时候,我是想从研究现代山东籍诗人入手,为此也做了一些初步的准备。除了李广田,我当然也关注王统照、臧克家、吕剑、孙静轩,还为朱健诗集《骆驼和星》写了一篇介绍性的评论,标题《一位曾被忘却的诗人和他的诗》虽略显夸张,实则是我



## 阅读+

## 《历史·生命·诗》

子张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真实的感受。最近有朋友去长沙拜望九十二岁高龄的朱健先生,诗人再度提及此文,认为是1949年后第一篇评论《骆驼和星》的文章。我听了只觉得惭愧,因为彼时能力实在有限,文章并没有写出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我的自知之明是,从研究现代诗的条件如教育、学术素养和学术训练这些方面说,我和我的同代人有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这是我在对民国教育有所了解并读过一些前人的学术成果后意识到的。古人和外国人就不说了,只要看看民国时期重要诗人和新诗学者如朱自清、朱光潜、梁宗岱、李广田的著作,就什么都明白了。叶公超仅只写过《论新诗》等寥寥数篇讨论现代诗的文章,可那背后的学养、积累又哪里是我这代人所能企及的?

并非为自己的不够努力开脱责任。就微观而言,个人的后天努力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一些先天不足,而从更宏阔的角度看,大的时代、文化背景对一代人的决定性影响或制约又是宿命般无法抗拒的。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前后的两三代大陆知识分子固然是文化上“无根的一代”,即从小的学术层面说怕也只能是现代学术史当中“过渡性的一代”。我发此言,并非悲观或危言耸听,也同样是真实的感受。

古人云:知天命,尽人事。凡事皆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观察方式,或宏观言之,或具体言之,方式不同,感觉就不一样。譬如本集(指《历史·生命·诗》)所收长长短短之文,从高处、远处打量,或不足一晒,而从低处、近处看,却也一篇有一篇的具体成文背景,对了解、观察中国现代诗和一些个体诗人的写作或许还能提供一点便捷之处。这是我理解到的本书出版的意义。

(摘自《历史·生命·诗》·题记,有删节)

## 评弹

## 《家》酿滋味

张雪根

在集报界,提起杭州集报家楼时伟,几乎无人不知。让集报者敬佩的是,这位年已六旬的集报宿将,在2011年11月将休刊了20年的小报《家》复了刊,锲机是家有孙女出生。

6年过去了,《家》报已如期办了37期。2016年末,楼时伟著的《家酿的滋味》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杭州藏书家、杭报集团新闻研究所资深专家姜青青说,家报记载一个家庭历史的同时,也原汁原味地记录了社会的变迁,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家庭作为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源远流长。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诗中有一脍炙人口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办一份《家》报,记录亲情,可以增进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弘扬家风。很多人问楼时伟,为什么要办家报?他说,“现在微信发达了,很少再有人写信了。而《家》报作为家庭原生态的记录,通过纸载文化,能世代代留传下去,我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楼时伟的《家》报,呈方型,15x15cm,每期八个版面,内容丰富看点多。发生在家庭诸多新闻事件生活故事,娓娓道来,不乏幽默,让人会心一笑,产生共鸣。如《家》报复刊号上刊出了《楼家添喜 荣纳娇女》,说的是小家添丁有喜事,家报宣布复刊。《88岁太爷爷天天清晨走西湖》,记录了老人家晨走西湖,创了一个半“两万五千里”的奇迹。《老楼本月光荣退休》,道出了主人也该歇歇的感叹。《家书抵万金》,让亲朋好友重读半世纪前的家书,重温亲情。一张《家》报在手,爱与亲情尽入眼底。诚如杭州作家莫小米所言:“家是油盐酱醋喜怒哀乐集合,《家》报便是这一切的承载与延绵。”

《家》报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有照片、插图、漫画,样样不少;栏目也设计有序,头版家庭要闻,二版家长里短,三版往事悠悠,四版生活杂坛,五版左邻右舍,六版家史钩沉,七版家报赛事,八版快乐小屋,各有千秋,宛如一部家庭“百科全书”。“家庭赛事,不比大小,重在参与,不要计较,有名无利,也是鼓励,咔嚓咔嚓,拍手叫好”。这是七版家报赛事版的广告词,不仅朗朗上口,也体现了家人的风趣性格。

楼时伟于1990年10月15日创办了《家》报,创刊词说:“为有限的空间增添情趣;为温馨的乐屋添砖加瓦,为小小的世界锦上添花,我们不能没有《家》。”《家》办了5期,虽因种种原因停刊。2011年11月《家》报复刊,如今,27年过去了,不改初衷,《家酿的滋味》一书后记中,楼时伟这样写道,“只要生活还在继续,《家》报还将一期期办下去。办家报,没有更多理由,唯兴趣,喜欢。”

## 青春纪

## 下一次,再遇见

吴静艺

一场大考过后,有点疲倦。想起有两张免费电影票,限用过期,于是约她去看电影。

约好的那天我早了一点去,路上买了两杯酸奶,一杯加绿茶,一杯加黄桃和芒果。到影院的时候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分钟。我捧着两大杯酸奶,掐着表盯着人群。然后我看见她了,轻捷端庄地走着,但在看到我的瞬间,没了样子,大呼小叫地冲过来。她唤我的名字,尾音向上飘起,扑过来的瞬间熟练地揉乱我的头发。我白她一眼,她就没心没肺地大笑,我轻轻地舒一口气,我们的默契没有变。

捏着票进场找到位置,我把酸奶递过去,她自然地取走了加果粒的,跷着小拇指开心地吃起来,从头到脚的理所当然。一边吃,一边说很多话。那天,我们都说了很多话,说班级,说成绩,说朋友。那场电影看的人很少,我们坐在最后,除了银幕反射出来的微微的光,环绕周身的是温柔的暗色;低沉的一大串一大串的英语,却使得这里愈发令人安心。我轻声地跟她讲一些困惑,她很安静地听,因为声音轻而微微皱起了眉头。五官却显得更加立体而生动。本来就是好看的人,还有一颗热忱的心。难得的人。

电影散了场,我们彼此都有些沉默。站在电影院门口,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为我们的不可预知的将来和常陷于彷徨的现在。她喃喃地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

最开始,最开始是初中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总有用不完的勇气和好心情。好像很愿意为了一个目标而奋不顾身地去争取,好像也讨厌作业,可哪怕中午作业再多睡不着,下了午休搁一捧水洗脸,一抬头,鲜活起来的眉眼还是神采飞扬。那时候好像愿意等待,女生常并肩而行,如今我们却常常口干舌燥,行色匆匆,好像疲于奔走,又好像不明白如何向前。

最开始是高一吗?那时候纯粹、自信,像张满了帆,一阵微风似乎也能送我远行;如今经历了些风浪,心底有个湖,却似乎泛不起波澜。

仅仅如此吗?

好像也不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放到了心里。

“我们都一样,这就是长大吧。”她忽而说。我们对视一眼,有些无奈地笑笑,“那我们要好好长大。”我说,“我们会的。”她应着。

于是,我们说好,下一次,再遇见,我们要变得比现在好。